

# 假訊息與情報分析

中央警察大學恐怖主義研究中心主任 汪毓璋

資料來源：本文轉載自法務部清流雙月刊 109 年 3 月號

## 《摘要》

「假訊息」是「欺騙」和「宣傳」的代名詞，我們現實生活上可能無須擔心一個「老大哥」(big brother)，反而應該顧慮在網際網路上奔騰不息的無數個「小兄弟」(little brothers)。使用「假訊息」去影響他人，現代雖然比過去來得多，但早已不是個什麼新鮮事！

## 具有歷史價值的欺騙與宣傳

在美國將軍小喬治·帕頓 (George S. Patton Jr.) 所指揮之代號《保鏢，堅毅南方行動》(Bodyguard, Operation Fortitude South) 的欺騙作為下，使用了雙面間諜、虛構的無線電流量和偽造單位，造就了諾曼第登陸的成功，進而扭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局勢。這次「欺騙」行動取得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，是使希特勒和德國領導階層誤信盟軍將在加萊 (Calais) 登陸。來自間諜的報告和資訊只是強化了此情報的可信度，且在整個戰爭期間，盟軍在每一個衝突的戰區都大量的使用了欺騙和宣傳手段。

## 假訊息呈現之欺騙與宣傳

隨著資訊技術的不斷進步，人們可能會認為鑑定及揭露欺騙和宣傳是很容易的事。但事實是日常生活中仍然充滿欺騙和宣傳。諸如社交媒體渠道以及各種新聞媒體，已經使得傳遞謊言、歪曲和誤解變得更加容易。

檢證假訊息為何會如此大量與快速的激增？答案很可能只是因為我們想要。我們常會通過固有的偏見、沒有能力或缺乏動機來批判性評估我們每天不斷遭到轟炸的故事，從而使得假訊息不斷氾濫。而作為催化劑之一就是所謂的「確認偏見」(confirmation bias)，這是個人主動尋找符合我們先入之見或現有觀點資訊的自然趨勢。例如若基於政治意識形態反對或不喜歡某人或某物，那麼就會固有地尋找有助於鞏固此信念的新聞訊息。反之，只要有任何與之相反或代表「替代事實」(alternative facts) 的資訊一旦被引入，都會被忽略或忽視。

## 剖繪媒體來源與立場之情報分析

要想克服假訊息的誤導，就要能夠鑑定與評估社交媒體的來源可靠性與內容正確性。例如學者歐契魯 (Vanessa Otero) 便繪製了一個根據政治偏見和新聞質量，以評估新聞來源的常規分組圖表，讓讀者可以經由圖表剖繪來評估自身每日閱讀的新聞內容是否正確。

如果您的工作包括創建有關新聞來源的每日「公開來源情報」(OSINT)摘要，

則利用此圖表就會是一個簡單而有效的工具，可以幫助註釋和跟蹤偏見與質量。

### 一、情報分析人員應該挖掘「假訊息」網站

情報分析人員可以進行廣泛的資料採礦 (data-mining) 工作，以剖繪出「伊斯蘭國」在全球的部署。例如前述 Vanessa Otero 繪製圖表之一個「邊緣網站」(fringe website) 中，發現了一則文章聲稱：在北非開展業務的特定企業正充當向恐怖主義組織匯款之陣線，還指出聯邦調查局和俄羅斯人正在美國某州北部儲存武器，以此作為接管美國的序幕。雖然上述內容不符合常態，但仍不應忽略，反而要能夠從其他更可靠的來源中找到論證資訊。因此，若從一開始就不考慮此來源，就永遠不會發現該組織的運作。這也提醒了情報分析人員需尋求各種來源之驗證以填補鴻溝，即使這些來源乍看起來好像是不可信的。

許多信譽不佳的網站都可能包含許多有益行動的好情報，但需要透過情報分析進行其來源和內容之更全面評估。因此，應該運用批判性思維技巧，並在日常閱讀中使用任何可用的來源評估方法，以免被假訊息矇騙。

### 二、「公開來源情報」與媒體

「公開來源情報」是旨在蒐集可以吸引大量讀者的資訊類型，因此該資訊通常不受保護。常見的資源包括大眾媒體、報紙、網站、小冊子、雜誌、專業文學和電視廣播，其不同於需要秘密或特殊技術蒐集的情報來源，所以相對容易蒐集，並且不涉及機密資訊的處理要求。但「公開來源情報」的問題在於，其中許多資訊都不可信，而且其作者或提供者也不可信。

在開始將每一篇文章作為潛在情報來源而進行評估之前，分析人員需要了解媒體環境的總體情況。這種作法與使用戰術戰場地理地圖很相似，因為媒體環境地圖對於識別、評估「公開來源情報」來源，並將其放置在一般類別中至關重要。

### 三、剖繪媒體之同心圓層級繞環

透過對於媒體進行分類，而創建據以分析與評估的媒體同心圓疊層地圖，顯示出當今媒體的狀況。此同心圓疊層中的每一個繞環都是潛在的、帶有獨特特徵的情報來源，且是情報分析人員必須理解的。每一個繞環和來源都可以進一步分解和詳盡描述，且這些層面可以使分析人員更好地了解所獲得的資訊類型。通常離此同心圓疊層中心越遠，則環境越不受限制，而有更多自主空間。

例如在標有「主流媒體」的地圖核心處，有許多編輯、製作人和其他公司人物。而擔任這些職務的人將獲得對內容、事實、位置和其他展示形式進行質量控制的報酬。但當朝外圈移動時，他們會消失。因此，應該期望位於此中心的故事在列印、播出或出版之前要先經過事實查證和整理。但不幸的是，對新聞來源的不信任，也正落在這些人和他們本應檢查的作者肩膀上。

隨著離中心越來越遠，激烈的編輯已變得不那麼重要。如果要從例如社交媒體等外部繞環中獲取資料，幾乎可以預期會找到充斥著謠言、誇張、聳人聽聞、甚至虛假故事的文章。其中包括虛假訊息網站和虛假廣告，也稱為「點擊誘餌」(clickbait)。但此非意味，即使堅持新聞標準，主流媒體的內環也具有真實情報價值的黃金標準。而這些編輯和質量保證的控制，就是造成分析人員偏見的主

要原因。偏見可以通過所使用的語言、隱含的消息、故事在頁面上的位置，甚至完全省略相關事實或完整內容來影響故事。

當「公開來源情報」使用媒體時，情報分析就必須考慮到偏見無處不在，並且在每一個來源中都存在。儘管大多數偏見本質上都是政治偏見，但也存在專業、技術和財務偏見。如果雜誌是聽眾所關注的焦點，那麼它可能會在專業上偏向某個主題。播客(podcasts)在技術上可能有偏見，因為它們幾乎都是音頻檔(audio files)；且假的或煽情的故事在財務上也存在偏見，因為它們被寫為廣告客戶的點擊誘餌，而不是準確的故事。

#### 四、媒體偏見與資料採礦工具

情報分析透過使用資料採礦工具來組織和可視化大量的資料集，但是其中大多數工具並非旨在識別媒體中不同類型的偏見。如果使用資料採礦工具提取文章、網頁和廣播，這些工具將顯示所要的內容，但也包括不需要的內容。

關鍵字和詞組搜索是建立在無法識別文章的時機偏見、印刷品或網頁上位置偏差或遺漏偏差的演算法之上。從搜索字詞中，它們會平等地提取所有不準確和不相關的文章。因此，對於使用資料採礦工具的分析人員而言，了解媒體剖繪更為重要，因為此同心圓地圖提供了一種限制搜索的結構。然後可以向客戶或決策者解釋資料提取中使用的參數。

通過鑑定特定媒體來源是來自哪一個繞環，就可以快速查明該來源的理想和不良質量。例如如果了解特定外國領導人或人物的決策過程，則「主流媒體」和「新媒體」圈就可能是最佳來源。但是如果想要追蹤圍繞同一位領導者更生活化的雜音，則「博客和社交媒體」將更加有效，因為它們將減少關於事實(facts)的反饋，而更多地是關於感知(perceptions)的反饋。

#### 結論

承載假訊息的媒體格局演化是持續進行且永無止境的，對於情報分析而言，首先剖繪出此瞬息萬變的格局，是分析與判斷導航中至關重要的第一步。假訊息不可能不出現，情報分析必須有方法的去掉不自覺或受到影響之偏見，並具有更批判性與結構化思維以排比對照異同，才可能比較有效的應對。